



亞那特著 胡慶育譯

蘇俄十年來之

新生命書局發行

胡慶育譯

蘇俄十年來之外交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三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再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十日三版

蘇俄十年來之外交(全一冊)

實價大洋五角

著者 胡慶育

發行者 上海霞飛路
新生命書局

霞飛坊十九號

印刷者 上海新開路斯文里
龍飛印刷公司

電話三六八六〇

分售處 各埠
新生命月刊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者的話

這本小冊子是我在本年暑假內譯成的。計原文的遙譯費了一個多月；譯文的校改費了十多天，都爲一個半月。書成，即以交由新生命書局出版，中間并沒什麼阻滯，這是我所深爲慶幸的。

關於她的譯法，我特作爲左列的聲敘：

(1) 原書名爲 *Soviet Russia And Her Neighbours*。直譯應爲「蘇俄和她的鄰國」。現以書中所述的都是一些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蘇俄外交，爲了清醒眉目起見，改稱今名。

(2) 全書概係直譯；但爲方便讀者起見，亦間有例外。如 *House of Windsor* 逕譯爲英國皇家；*The Angora Government* 逕譯爲土耳其政府即是例子。

(3) 全書概用語體文譯成，即條約譯文，也沒例外。外交文件中如陶孟和譯的威爾遜十四條件——見威爾遜參戰演說，戴修鑑譯的柏林條約正文——見世界近時

外交史，我雖曾用作參考，却始終未曾整段引用。

(5) 原書中遇有遙指已往史實而言，致使普通讀者不易懂得的地方，概爲註出；并於註首加冠「註」字，以防淆混。

最后，我謹向讀者要求：譯本中儻遇有文意晦澀，易引誤會，或與原書不符的種種謬點，深望勿吝賜教，俟再版時也好修正。

譯者一九二八，九，一七，於上海。

原書作者序

在這本小書內，我所企圖的只是在將本題的綱要寫出來。所以我所詳述的只是那些與那外交關係的全盤步驟有密切關係的一些史績。本書爲篇幅所限只得將一些外交的代表文件摘錄在內，其餘的概從棄置。關於亞洲問題的特別論究因之也大大擲縮。我們如欲對於那很複雜的英國的外交政策加以分析，對於她和蘇俄在亞洲的關係的形成加以溯述，對於中國和中東的民衆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很急遽的轉變加以闡明，則所需要的事實太多，只得留待其他專書的述紀。

本書在彙集材料方面，深荷波拉特夫人 Mrs Pollard 的贊助，謹在這兒道謝。

培芝，亞那特 一九二七年六月

著者傳略

培芝，亞那特 R. Page Arnot 在一八九〇年生於蘇格蘭的格林那克 Greenock。
在一九一四年離開了格拉斯哥大學 University of Glasgow 而充任倫敦菲濱搜究部
Fabian Research Department ——這是現時勞工搜研部的基礎——的文書員；至
一九二五年改充該部的指導員。直至如今，還是在職服務。他曾作有左列各作品——
就中也有是只經他的指導而已的：

一九一六年的勞働年鑑；

鐵路上的工團主義（與科爾 G.D. H. Cole 合著，一九一七年出版）；

俄國革命（一九二三）

油業政治（一九二四）

總罷工的起原和歷程（一九二六）

此外在勞働月報——英國的工人雜誌——上他也常發表文章。

蘇俄十年來的外交目次

- 第一章 布列斯特列塔斯克：蘇維埃民主主義的第一期
- 第二章 外國的干涉和內爭
- 第三章 共產國際的成立和進展
- 第四章 蘇俄對於世界各國的觀察一與各國的普通關係
- 第五章 美國和蘇俄
- 第六章 大英帝國和蘇俄構和
- 第七章 從窩爾葛的旱災說到日內瓦的紛擾
- 第八章 英國對俄政策的不時的轉變
- 第九章 蘇俄和法蘭西共和國及意大利的關係

第十章 日本和西伯利亞

第十一章 蘇俄和德國以及其他的邊界鄰國的關係

第十二章 蘇俄和半殖民地的國家

第十三章 蘇俄和中國的革命

蘇俄十年來的外交

第一章 布列斯特，列塔斯克：蘇維埃民主主義的第一期

當俄國革命在一九一七年爆發的時候，協約各國對於牠的歡迎就好比對於戰爭利器的新發明一般。因為在他們看來，牠是幫助他們戰勝的工具。一般民衆也有這種觀念當作他們的唯一觀點來批判一切發生於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以至於一九一九年的事情的。在協約各國當中，沒有一個肯費一點工夫來把這回革命的實質分析一下——牠的實質便是：一個階級橫遭別個階級打倒。沒有一個肯勞半點精神來了解這回革命對於各個階級的意義：對於工人，牠的意義是麵包；對於農人，牠的意義是土地；對於兵士，牠的意義是和平。

當那個早就準備把這回革命向民衆們做成一種實事的政黨業已攫得政權的時候，牠和牠所組成的政府自然便被協約各國視為他們實行壓迫普魯士和其同謀各國的

計劃的障礙。他們以爲：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成立的布爾塞維克 *Bolshevik* 新政府必定不能久存。就中還有一些人相信：這政府乃是德國奸細所組成的。在這種情態之下，各國應該拒絕承認牠；這麼一來，不消幾天——至多也不過幾個禮拜！——牠自然會塌臺。同時對於一般在俄國的具有愛國熱忱的「親協約國派」，他們更應該予以種種金錢上和軍械上的援助。這樣地幹，布爾塞維克黨遲早總要被打倒；蘇維埃遲早總會被降服。這種期望如能實現，則當牠實現的時候，對德戰爭便會重新開始；防線重新佈劃；一切的革命活動盡被剷除；一切的事物盡復舊觀，儼如蘇維埃并未曾實現過一樣。這便是協約各國在一九一七年年底那幾個月內所最側重的觀念。堅持著這種觀念，所以他們的劈頭一棒便是拒絕承認；以後由拒絕承認而變爲幫忙破壞；由幫忙破壞而變爲供給一般反革命派以資助；由供給一般反革命派以資助而變爲向俄作一種大規模的挑戰。

至於美國的地位則和協約各國稍微有點差異，在俄國二月革命之前，美國還未

加入戰國；在俄國尙未完全停戰之前，美國的軍隊還未打算派遣到歐洲去。對於一切把帝制時代的俄國和英法兩國打成一起的各種密約的締定，美國從未參加。美國並沒有和協約各國協約對付聯盟各國，她不過幫忙他們作戰而已。所以對德對俄，她都可以保持著她的單獨的政策。在一九一七年底的那幾個月和一九一八年歲首的那幾個月內，她似乎要施行她的這種自由了。爲了實現構和起見，布爾塞維克黨曾經設法進行種種交涉——稱爲「談判」，或更妥適。在這方面，牠首先要求和牠的對方成立一種相互間的交涉原則。蘇俄的和平公式曾經提出於舉行於十一月七日的第二屆全俄會議。在同月二十日蘇俄人民外交委員杜洛斯基 *Trudsky* 所發表的公表文內，關於這公式的敘述已爲正確鮮明。在這兒，他聲說：全俄工農兵代表大會業於十一月八日成立了一個新的全俄共和國政府，并已批准一切關於停戰和以左列原則爲依歸的構和的建議：（1）德模克拉西，（2）棄絕一切吞併和賠償，（3）尊重各個民族的獨立，（4）尊重各個民族的內政自決。

這篇文章公表以後，協約各國大都加以輕視，擱不置答。德國所持的態度則和他們不同。德國首相。黑爾圖靈 Hertling 於同月二十九日在下議院演說道：「在俄國的公表文內，我們一定能夠找到一些可觀爲交涉依據的原則」。不久美國政府也發表了她的對於這個公表文的答覆。這種答覆并未採取向蘇俄置答的形式；牠只是美政府國家政策的新的聲鼓；但牠并不因此而喪失了牠的向俄置答的意味。這時蘇俄的和平公式業已流通於本國內九個多月了。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 在他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國會的演說詞內說：

「諸君，匪勉共我將那流動於空氣中的爲人道而呼籲的聲音捉住。這種聲音現已日形可聽，日趨清淅，日見了解。牠乃是普天之下的人們的胸懷的舒發。他們不斷地堅持：戰爭的結局不應含有報復的意旨；無論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不應該爲了某一個國家的慢不負責的主宰者做了一些嚴重的和該人聽聞的錯過，爲受掠奪而受懲罰。這便是『棄絕一切吞併和賠償』的和平公式所表現的思想。」

此後他便提到：這個公式因為受了那些自作聰明的德人的誤用而致令俄國的民衆耳目昏眩，不知所從。最後，他說：

「我們斷不應該因為一個公平的主張曾被誤用而遲疑著不肯正用牠。這種主張應該備受一切真正以之爲友的人們的庇護」。

這樣地蘇俄的革命政府發表了牠的和平公式；德國首相接收了牠；美國總統則更擇爲己有。以這個公式爲依據，蘇俄政府第一步先和聯盟各國代表進行了他們的停戰交涉，緊接著便是正式休戰的交涉，最末了則進至於和約的締定。每一期的交涉都是公開的；蘇俄政府曾先後這樣堅持着：在每期的時隙中，蘇俄都不斷地把一切交涉的進展情形正式照會協約各國。在他們進行停戰交涉的時候，他們爲了給予協約各國以參加的機會起見，特地停止進行至一星期之久。在杜洛斯基的十二月六日的公表文內，他說：「假如他們拒絕參加這種停戰交涉，則他們必得將他們坐令歐洲的人民犧牲血肉以作這第四年的戰爭的目的宣示於世界人類之前」。至同月十

七日，他又重新地照會協約各國的公使道：休戰交涉現已具有確定的結果，此後當更進而進行和平的交涉。協約各國應即開始參加，否則聲明他們有締和的意向。在同月二十二日，蘇俄代表發表了他們的關於和平的第六條件。對此沙元爵士 Count Czernin 曾表示願作原則上的承受。此後的一切交涉復徇蘇俄的建議而停止了進行直至兩星期之久，俾和平的新公式得以到達參戰各國；而一個公同的和議得以趁這時機而進行。除非協約各國真的拒絕參加，他們才肯進行單獨的和議。

聯盟各國之所謂首肯承受這個和平原則也者，也不過是想藉這個原則來文飾他們的強盜式的侵略的和平而已。在這期間，他們的真態度，已經大白。俄人得悉之下，莫斯科內馬上就衆議沸騰。破裂休戰交涉而重新作戰的趨勢至此是否係屬可能頗成疑問。因此在蘇俄政府領袖和美國公使的相互之間便由美國紅十字會會長可魯兒，瑞蒙德，魯賓斯 Colouel Raymond Robins 的從中斡旋而進行了一種非正式的交涉。他們成立了左列的諒解：假如蘇俄與聯盟各國重行作戰，則美國將給助蘇

俄以器械；而美公使亦將力勸各國承認蘇俄政府。但是重新作戰在這時候已成絕望——在前幾個月內，早就成爲絕望。在一九一六年的中段期間，俄皇的戰鬥工具早被破毀無餘。那有名的一九一七年七月的「防禦戰」竟以完全敗北終。從這可見蘇俄的兵士業已無心再戰了。

緊接著便發生了一件出乎人們意表之外的事情。蘇俄代表明知作戰無力，他們并不肯自居退讓地承受了德國的條件；反而在杜洛斯基領導之下退歸了布列斯特，列塔斯克 *Brest Litovsk*。利用著和議交涉爲他們的宣傳機關，力圖煽動德奧的民衆急作反對政府的革命工作。此外他們更設法將德皇和奧皇的詭秘行爲和真正色彩盡行揭破而曝露之於世。因此雙方的口角爭持頗頗占了一些時日。美總統威爾遜便乘這時機在國會內發表了他的轟動一時的「和議十四條件」 *Fourteen Points*。他在這提及了在布列斯特，列塔斯克的談判進行情形，而對於蘇俄，深表讚美。他以爲：蘇俄之功不只在和平公式的提出，而尤在牠對於該公式的實行，亦曾作有具體步驟

的釐定。同時他又說：按照聯盟各國所提出的步驟，則該各國等行將永久地佔領一切他們業已遣軍佔領的土地——一切省，一切城市，一切要害區域——而以之劃入他們的版圖內。此外他又繼續地說：「蘇俄代表在與條頓族 Teutonic 和土耳其的政客打交涉的時候，他們曾經很公平地很智慧地嚴守著輓近的德模克拉西的真精神而力主一切交涉均須公開而無半點秘密，世界各國均得聞知，這便是蘇俄的企圖。」

繼此，他更採取了一種半向聯盟各國作答；半爲布爾塞維克的和平公式聲援的方式，說出下面的話來：「此外這兒更存在了一個爲目的的界說和原則的界說而呼籲的呼聲。但就我個人的見地而言，則這種的呼聲遠勝於那些聳人聽聞的和瀰滿於戰爭空氣中的主戰呼聲。第一種的呼聲便是蘇俄的呼聲……他們熱望我們表明下列二事：

（1）我們所希企的是什麼？（2）萬一我們的作戰的目的和精神與蘇俄不同，則我們的目的和精神是什麼？我深信美國的民衆一定希望我能以至誠懇至坦白的心懷來答覆他們。無論他們的現時的領袖對於我們是否致信，但我們則確具有一種志願希